

放飞

□王奕君

玩具诗人

□张弯

无论去往哪里，请别回这个你出生的小城，带着我的目光，带着我的指纹，带着我的梦，带着消毒清洁液的淡淡清香……

大许将热焊机台面上最后一只玩具熊的塑料眼睛固定好，忍不住朝玩具熊亲上一口，随后优雅地来上几句。

“真好，多么深情，不愧是诗人。”

“一个被厂长耽误了的诗人。”

“一个被玩具耽误了的诗人。”

不远处手头上忙碌的女工们纷纷接上话头，应和起来。

妻子小萍手里挑着针线，在女工堆里只是微微地笑。

厂子就在一个三十九平方米的沿街一楼大房间，女工们基本都是四围的街坊邻居。大房间里，常年代加工着南方某个玩具厂的外包订单。严格来说，营业执照可证上，厂长不是大许，而是大许的妻子小萍。小萍做姑娘时在南方的电子玩具厂上过班，嫁給大许后，怀孕生子，几年后一儿一女绕膝，遂打消再往他乡打拼的念头。

她凭着当初留给厂里人的聪慧手巧的印象，又有性格温和的好人缘，接到了厂里分包到外地的代工活，没想到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早前大许在建筑工地打工，小萍就带上邻居中有空闲的家庭妇女与附近学校的陪读妈妈们干代工。加工玩具，手工活居多，工作时间可自由调节，虽说工资不高，但在小城，坚持做下来，也够贴补部分家用。

几年后，工厂的派单量多了些，大许单身在外面做事心中也不踏实，便不再出门，加入到妻子的玩具厂做帮手，也应付一些体力活。如今俩孩子一个读大学，一个念高中，正是用钱的当口。小萍就和他商量，趁着疫情减轻，是不是再多接点

活，多请些帮手，趁着还能干得动，多挣几个？这日子老是“一个荷包两个口，东来西手走”，也太紧了。

大许无法不同意。妻子的腰椎不好，按理说应减少工作量才对，可她为了这个家拼到这份上，他一个大老爷们不帮着攒点，于心何忍。但这也意味着以后，他那有限的、晚上找几个哥们喝一杯的惬意时光更要受控制了。

之前，他曾无数次在妻子那里灌输“活不死，饿不坏，便是神仙有凡胎”的处世理念，劝她心放宽，不去和别人攀比。但现下，他也真挡不住小萍温情、坚韧的眼神，敌不过七处冒火、八处冒烟、处处要钱的持家境况了。

三

大许已好多年不写诗歌，但小城里一班诗友们都忘不了他。不知从何时起，在厂子里做事的女工们也知道了他曾写过诗这事，嘴上称呼也随时切换，可以喊“许厂长”，也可以喊“大诗人”，全凭开口时的心情。

大许今天从早上五点开始就站到焊机前，为最后一道工序的几百个玩具“画熊点睛”。果然，这个早没白起，一切在预料中，时间刚过下午四点，所有的“熊眼睛”已快焊完了。

刚才那几句有感而发的诗，是他那点残存诗情的即兴发挥，是一种愉快心境的外露，也是他对妻子小萍的一个暗示：咱讲的话数——活，我干完了，一会儿我就要去参加之前说好的聚会啦！就在附近的王老二土菜馆，几个老友的聚会哦。

“瞧你们一个个文绉绉的都成诗人了，我也跟你们后面诌一句：我们大许，一个为妻儿、为家庭操劳忙碌所耽误的诗人。”妻子小萍忽然悠悠地吐出这么一句。

四

他愣了一愣。放开正在往下拉的工作服拉链。他知道她的话没有完。

“诗人，我这手机里刚才

一直响个不停，我也腾不出手，你来看看都是什么。”小萍的眼里和脸上依然满是笑意，示意大许从她兜里掏出手机。

他伸手接过，点开。

“芳婶和小慧妈在微信里说，要请几天假。”他皱眉转述。

“后天中考了，她们两家孩子都初三，看考场、安排吃喝还要送陪考，有空过来才怪呢。”有个女工接上话。

“好像工厂群里还有一条群发消息，你看看说的是啥，是不是广州那边有新通知？”小萍接着提醒。

“是，工厂说，这批货要出口到海外，正好上一批集装箱未满，要我们提前一周完工，尽快发货到工厂接受质检。”大许的神情变得有些失落，“提前一周？我们这边又歇了几天，这要加班几个晚上才能完成？”

“你是厂长，你拿主意呗。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晚上可能要占用大家一些时间，帮忙加班了。”小萍依然说得不紧不慢。

大许忽然明白，这一切好像早就在妻子的预设或拿捏中。

五

有那么短暂一瞬，他心头有了气，气妻子像用一根无形的绳索把他捆得紧紧的。但随即，又释然了，握住这绳索的人并不是妻子，而是生活那无形的手啊。

他是这个作坊工厂里女工们眼里的诗人。他要表现出诗人的度量与激情。

“就让我做你怀里的玩具吧，请珍惜，我踏过千山万水，风尘仆仆而来，只为与你化解，那每一次忧愁；只为与你欢庆，那每一场快乐……”听到这发自肺腑的诗句，大家几乎要鼓掌了。

“不行，我还是是要出趟门，去一下王老二土菜馆。”哪知大许冒出几句诗后，忽然斩钉截铁地说。

小萍和女工们齐刷刷地投来惊讶的目光。

“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说一下，我到王老二土菜馆给你们订晚上的饭菜，顺便跟那几个老哥们解释两句。”大许不再卖关子了。

碗中烟火

□王同举

在椅背上。

“女孩见着了。我看走眼了。”一鸣喃喃地说，耷拉着头，一副气若游丝的丧气样。

这也难怪，幻想破灭，搁谁也受不了。说起来也是巧。一鸣去外市采风，拎着相机拍夜景，一家人口涌动的小面馆入了他的镜头。

一鸣把手中长焦镜头一伸，“咔嚓”一张市井生活照。他习惯性地把照片放大了来看，惊住了，店内忙着揉面的是他日思夜念的那个女孩。

“你说说，那么好看的手，应该用来弹琴、用来画画，再不济也能敲敲键盘吧，咋就干这活呢？”一鸣把头一歪，双眼紧闭，不再说话。

我不想同他争论。一鸣心中所谓的“优雅”过于理想化，大抵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式的姿态吧。

以为事情就此打住了，没承想，一鸣仍未死心。他又去了一趟外市，直接进了女孩的店。

女孩乍见一鸣，颇有些尴尬，两只手也不知道往哪放，就在围裙上反复搓擦，说：“大哥，你怎么来了？”

“碰巧路过，想在你这吃点东西呢。”女孩给一鸣上了一碗当地有名的麻辣面。一鸣一边吃着，一边拿眼四处瞅。这时，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走进来，女孩赶紧迎过去，搀扶老人坐下。

很快，她端来一碗面，细心地把里面的葱花一粒一粒地挑出来，又拿出一条白色的围巾，围住老人的脖子，然后拿起筷子，把面条一根一根地送进老人的嘴里，动作很轻柔，如同照顾一个三岁的孩子。

“是邻居托付我照顾的，老人的手不太灵便，他不喜欢吃葱花，但汤里又不能少了葱花的味道。”女孩对一鸣说。

“我再见一鸣的时候，他已经结了婚，新娘是那个女孩。”

“没原则性的家伙，鄙视你。说好的优雅呢？”我打趣地问一鸣。

一鸣把头一扬，哈哈大笑，说：“你知道吗，看到她细心照顾老人的样子，我就觉得呀，这才是最优雅的女孩。”

一鸣的微信个性签名也换了：世间上的优雅，抵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土豆加牛肉(布酉油彩)



□莫俊峰



《香港街景》 汤铭明 摄

数鸭子

□姜民

三人转身就要走。

“你们等一下，我把司机叫来，了解一下情况。”

司机小文答应一小时内，赶到我办公室。等人的时候，瘦高个说天太冷。我立即把空调打开，让她们取暖；胖少妇是老大，数落了老三瘦高个穿少了，中等个子的老二则低头不语。

三个人都是老实人，而且瘦高个的姑娘还待字闺中。

小文是个年轻的老司机，二十多岁，持B2证，个子却比三姊妹偏矮且瘦。双方一见面就充满了火药味。老大说，十六只鸭子，当场压死八只，其余的也不见了，应全部照价赔偿。小文说，他没看见马路上有鸭子，货车上也没印子，一只也不赔。三姊妹飞天仙女般立即将小文团团围住，展开批斗会；小文灰头

土脸，被批得眼冒金星，像孙悟空钻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又像是轮胎上的气门芯——里外受气。看热闹的群众则在外面又将他们围了一圈。

小文百口难辩，转身要走却被瘦高个一把揪住。“慢着！”我急忙走到人群中，按住两人，道：

“下午三点，你们双方跟我去看天网监控视频，确认是否压了鸭子。”双方都表示服从我的决定。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快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原来是有三只！”我唱着，看了看双方当事人。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最后，每只鸭子算3斤，3只鸭子共450元。小文拿出5张整票。老大又犯了难，没有零钱。

“好姐姐，这就算定金。今晚，我带朋友到你们农家乐尝口味！”

半年以后，我下去办案，途经枫叶山庄的那天风和日丽，听说小文和瘦高个姑娘就是在这样一个好的天气里，成了一家人。

“六十八。”

“哟，这么大年纪还出来打工？”

“老伴闹毛病，孙子念大学，一年要花不少钱呢。”

“坐我这儿吧。”我同情地站起来。

“不了不了，谢谢。”老人坚决不同意，接着我坐下说：“没事，庄稼人身子骨硬实。”

天黑下来，路上车流不断，往来车辆闪烁的灯光晃得人眼花缭乱。突然，一只狗从路边沟里跑出来，横穿公路。司机一脚急刹车，车上人猝不及防，猛晃了一下。紧急时，少妇怀中的婴儿被她失手滑脱，好在老人反应快，弯腰双手接住，但自己的身子却随着车子的惯性栽倒过道上。

孩子安然无恙，老人却紧蹙着眉头，半天没爬起来，看来摔倒不轻。胖少妇慌忙抱去孩子，一脸惊悚。我则上前扶起老人，问他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

“嗯，庄稼种上了，现在人得闲，进城再挣点。”老人说。

“多大岁数了？”

老人活动活动腿脚和胳膊，说没什么大事。我强按老人坐我座位上，说，您恁大年纪可别客气了。这回老人再没推辞，感激地说谢谢。

不一会儿，老人到站。他抱歉地说：“让你站着真过意不去。我就在路北这个小村马庄，村西头路南第五家，我叫马来运，再路过时来坐坐。”我连说，好好。

胖少妇赶忙插一句：“大爷走好，抽空我和孩子他爸去看您。”老人摆摆手说，不麻烦，我没事。

他扶着座椅背一拐一拐慢慢下了车，干瘦的身影即刻被夜色吞噬了。

车子重新启动，蓦地，我发现

鱼塘竹围栏自行倒塌，一队鸭子穿出围栏，自西向东穿越道路，进入货车底部。15时36分，货车驶离，在后轮停车位留下三个阴影。一只鸭子又自东返回阴影处叫唤，显然还在呼叫地上的同伴。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快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原来是有三只！”我唱着，看了看双方当事人。他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最后，每只鸭子算3斤，3只鸭子共450元。小文拿出5张整票。老大又犯了难，没有零钱。

“好姐姐，这就算定金。今晚，我带朋友到你们农家乐尝口味！”

半年以后，我下去办案，途经枫叶山庄的那天风和日丽，听说小文和瘦高个姑娘就是在这样一个好的天气里，成了一家人。

老人活动活动腿脚和胳膊，说没什么大事。我强按老人坐我座位上，说，您恁大年纪可别客气了。这回老人再没推辞，感激地说谢谢。

不一会儿，老人到站。他抱歉地说：“让你站着真过意不去。我就在路北这个小村马庄，村西头路南第五家，我叫马来运，再路过时来坐坐。”我连说，好好。

胖少妇赶忙插一句：“大爷走好，抽空我和孩子他爸去看您。”老人摆摆手说，不麻烦，我没事。

他扶着座椅背一拐一拐慢慢下了车，干瘦的身影即刻被夜色吞噬了。

车子重新启动，蓦地，我发现

过道上有个白色的东西，捡起一看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盛着两块干硬的剩馒头和一张裹着塑料薄膜的工地进出卡。我忙喊师傅停下车，并迅速拉开车窗玻璃，大声喊：“马大爷，您落下东西了……”

孩子安然无恙，老人却紧蹙着眉头，半天没爬起来，看来摔倒不轻。胖少妇慌忙抱去孩子，一脸惊悚。我则上前扶起老人，问他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

“嗯，庄稼种上了，现在人得闲，进城再挣点。”老人说。

“多大岁数了？”

老人活动活动腿脚和胳膊，说没什么大事。我强按老人坐我座位上，说，您恁大年纪可别客气了。这回老人再没推辞，感激地说谢谢。

不一会儿，老人到站。他抱歉地说：“让你站着真过意不去。我就在路北这个小村马庄，村西头路南第五家，我叫马来运，再路过时来坐坐。”我连说，好好。

胖少妇赶忙插一句：“大爷走好，抽空我和孩子他爸去看您。”老人摆摆手说，不麻烦，我没事。

他扶着座椅背一拐一拐慢慢下了车，干瘦的身影即刻被夜色吞噬了。

车子重新启动，蓦地，我发现

过道上有个白色的东西，捡起一看是一个小塑料袋，里面盛着两块干硬的剩馒头和一张裹着塑料薄膜的工地进出卡。我忙喊师傅停下车，并迅速拉开车窗玻璃，大声喊：“马大爷，您落下东西了……”

孩子安然无恙，老人却紧蹙着眉头，半天没爬起来，看来摔倒不轻。胖少妇慌忙抱去孩子，一脸惊悚。我则上前扶起老人，问他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

“嗯，庄稼种上了，现在人得闲，进城再挣点。”老人说。

“多大岁数了？”

老人活动活动腿脚和胳膊，说没什么大事。我强按老人坐我座位上，说，您恁大年纪可别客气了。这回老人再没推辞，感激地说谢谢。

不一会儿，老人到站。他抱歉地说：“让你站着真过意不去。我就在路北这个小村马庄，村西头路南第五家，我叫马来运，再路过时来坐坐。”我连说，好好。

胖少妇赶忙插一句：“大爷走好，抽空我和孩子他爸去看您。”老人摆摆手说，不麻烦，我没事。

他扶着座椅背一拐一拐慢慢下了车，干瘦的身影即刻被夜色吞噬了。